龔定盦全集

定盦續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定盦續集

卷一

仁和龔自珍撰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為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為織蓋不為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軆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巉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為懟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為主峰又恥坿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樸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

趾曰三山龕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盩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淸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迟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東有鎭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陵之所在又東南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

純皇帝置行宮實東巡之所憇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大覺之泉皆東南流以入於沙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居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漢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王蕿齡王蕿齡者好積書孁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牘禮部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譁囂憙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

產硝礦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騁於里門

說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亦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亦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沴其石其鹿皆絶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

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盡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

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蹄涉之瓏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銜余騎顛余亦撾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何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毳者相撾戲乎萬山間生我

聖淸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网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

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八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微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坌道

說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北境察哈爾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

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

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故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密於追達瓦齊時周帀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

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撥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遞聲援中間哲卜尊丹剌麻喀爾喀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撥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糧受此也臺員效力效此也駐張家口何名曰戍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戍曰旅焉而已有財三年估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入貲充公白都統許之以其貲轉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費之名亦不上

問今臺費上

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願充臺員今許之乎反不許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亦不許

何以不許都統但開五十年事不開康熙事不開乾隆初年事王元鳳天下士也爲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蠧大創之又平猺有奇功

天子嘉之

錫之孔雀翎擢爲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方留京師而州大猾夜出境爲飛語達京師竟鬧

天子

天子使使鞫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辠是獄也寃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喜就逮時謂送吏曰元鳳足跡徧中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

聖朝中外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橐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襲自珍厲之曰吾爲蒙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尙未有圖子皆爲我

圖之龔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反既聞兵部尚書靑陽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既又聞常熟蔣君言吾嘗以讖行臥三年納貲乃還如尚書言既又得王元鳳書果如尚書言吁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哉元鳳又言吾到戍三日獨騎橐駝悽筆硯至大禁門欲出門者叱之而止大禁門卽張家口北門也

說宗彝

史佚之齋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爲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羞耉老受祿祉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爲不敬宗彝者何古之享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享器

具則爲富貴器不具爲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
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寘重器所
以鳴世守姼祖禰矜閥閱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
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
好器也喜之日於是有賓於是有好貨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
征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宗彝者何古之
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
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
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從
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
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宗彝者何古
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鎭撫異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

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襚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爲尊故銘之衎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儆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籍有此十九說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端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闕器

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爵

羽琌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爵先有爵之器後有爵之字雀也者兆爵者也爵也者兆古文爵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爵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爵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曷爲不可中隔一層矣先言爵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咮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圜腹之竊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翼也甚疏翼之舉也古者旣取諸雀以爲爵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幽之洩其祕也爲之蓋慮飲之饕也爲之三柱個然群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翼增一足跂跂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

此此聖智之所加於甗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遝三足朩之閒朩之閒夫古文篆文之象甗也何如曰亦象甗形而已矣遝問雀哉小篆上有蓋說文盇下云覆也从皿大盇下云从大象其蓋也承之以二柱其中為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𡿺从又𡿺以實之又持之者若夫古文則無𡿺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彡彰下垂三足非甗之全形而何曰甗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甗形而已矣遝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甗七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搨以詒學徒學徒見搨本識古器矣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為贋祇求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為字妖且夫徒獲其

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頤矣此有蓋非敦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咮腹尾翼趾而不可也予所遇天下之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象形許氏書未收與敦中之𠀠一省一不省皆眞古文之傳於今者攷工記梓人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辠之今大人獲敦實賜大息徧歛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藏十又九大息亦盡取而歛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眞古敦也記之

說刻石

羽琌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

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書六也決水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散學術歧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為名矣唐以後始以為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為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顏在於是矣名為帖治帖有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說碑

廟有碑繫牲牷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㯕中而以為窆也

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藏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亶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綜原流論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說衛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尚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尚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閻氏龔子過閻氏始見大敦魂魄震懾既九拜言三月蒸步三月縮縮息三月不能屬乃退而治其文阮尚書著錄此器云召虎今諦眂文从羣是衛虎非召虎也王在葊今諦眂文从𡴆是王在豐非王在葊也云衛有臣名㚟今諦眂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

名愛也龔子之臧器無及百名者衛公虎大敦百有三名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忘南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以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望南中幽幽有小羽琈之山他日欲以華其山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臥而思之急起箸錄之矣狘其有之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有方鼎有龍勺有魚奩有父丁奩有立戈奩有癸猷觚欲以儷方鼎龍勺癸觚而鎮撫三奩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南中土淺水深不知北方之陵原懼其齧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知天命不知其身之東西北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德薄不知壽命之短長懼弗敢有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之語言背姬周願得成周之重器以自榮其言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是

我亾古文百又三名矣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散龔子說敢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周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叙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於河洛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鐀於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旣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

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毀毀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騫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於名山含薾慰於鄉土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聲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旣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

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喜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戸入樂籍樂籍既棊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緜歌泣於牀笫之閒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奩體詞賦游戲不

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桀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僇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說月晷

徽州人造月晷系以詩緜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為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為之子目各十有二時加子至加亥備矣總為圖三百有六十以楮皮為之儀我坐北面南左東右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侈其曜自以為賢於徽州市之所為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為三百六十圖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

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之其圖無疏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役圖與子千里之封以爲宮不足以度之子乃藹然於不藝不學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縣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撖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兊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晦與朔日卯上并坳錄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媟嫚之民也許愼曰情人之陰氣有欲

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無歆羨以其旦陽之氣上達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緣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而情且爲穢墟爲臯藪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即飛純情即墜若是乎其槪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以諵江沅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年侍母側見母見一鐙熒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嫗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

予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覴覴乎無涯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鞫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鐙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鞫已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與孰訴我與姑自宥也以待夫覆鞫之者作宥情

涼燠

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

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襮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閫有突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之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悶至人於人何吝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襍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襍以至言則勿用襍以至言則勿尊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大言若雨自木之一雨而異長大言若規百隅一規而異用至言無吟歎至

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皃有盜聲有盜詹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已夫甲氏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應則非聲聲之盜已或間不盜則聲至寡皃至拘色至壹曰聲戚自如聲憙自如聲憙戚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

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曰起於意者心聲之而已岐也起於心者吻達之而已譌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

龔子請言罔摩氏罔摩氏樹木七年而不華或憂之智者曰毋憂華麥於天胥摩氏亦樹木三日而中柱其荄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麥天或憂其早成至人曰子以桃李柞柘之愛愛吾木也子弟以罔摩氏之木愛吾木且猶不可越十旬胥摩氏猶屏營而憂木自憂其不成其成

也必弗可識已龔子請言羣神羣神朝於天帝曰觴之帝之司觴執簡記而簿之三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昇之輿者帝曰昇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昇之輿者又皆有其昇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觴

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

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

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肯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貍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賴擯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覿乃如吾大夫言則曾論以私覿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

大夫可以詠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抱小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小學者子弟之學學之以侍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捓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捓則尠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滈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

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與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俟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　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著書以小學名是既然矣自珍又求之古史萬石君以孝謹偁其言曰書馬者四足與尾而五顏之推仁孝好學其言形聲訓詁著在家訓是又然矣而漢臣班固作藝文志亦定小亦定古今字繇孝經家固先我窺見此者志則然

尊史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

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皆知之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睞而指點焉可謂出矣不善入者非實錄垣外之耳烏能治堂中之優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寱不善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目沸羹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為史若為史之別子也者毋寱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歸

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

尊命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君有父之嚴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君之言唐虞謂之命周亦謂之命龍所官仲山甫所職君子顧其名紬繹其義焉夫天寒暑風雨露雷必信則天不高矣寒暑風雨露雷必不信則天又不高矣傳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後之儒者視其君曾不如葬者之尊山川病者之尊其肺腑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

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劵而適於市褻君嫚君孰甚夏道尊命孔子罕言天道若臣豈未聞意若曰君之尊不至此極也儒者平日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數過於尊理遠矣何以出而視君如理不如數若臣曰夏暑雨冬祈寒天府怨君不可以受怨應之曰寒暑有怨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汝將使匹婦無憾而為君大君將日日就國之人而弭其怨君其替哉若臣又曰子之術趙高之術也以未兆為朕應之曰趙高固其君以為尊君吾之術使君無日不與天下相見以尊君天命曰流行君命曰出內不得詆我以趙高是故若飛若蟄閟閟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

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尊任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又曰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任卹杜子春曰任任朋友之事者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男任也子以穀璧養人男以蒲璧安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任也者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俠起先秦間任則三代有之俠尙意氣恩怨太明儒者或不肯爲任則周公與曾子之道也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桀懼患難則正言莊色厚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所卵翼之子颿然絕裾遠引事外雖然豪桀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於朋人豈復爲豪桀哉其言則曰應龍入眢井不瞑目以待鰍鱓之飽能肉而瞞猴以哀井上之居民豈得爲應龍也哉萬一卒不

死或者天神憑焉道家者之書有之曰活一大賢者功視活凡夫九十萬億活一聖人功視活凡夫九萬萬億吾友陽城令桂林李公則曰禮曰弔人弗能賻弗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吾補禮文之闕則亦曰見患難弗能救弗咎其所以致患難其言取風示末世粹然憮然烏乎應龍之譬也肆俠者之氣縱道家之言詭皆非周公曾子法李公儒者也古之任者也言如是言之感慨盡如是是亦足矣吾又聞之廣西實天下之高山大川氣蒼蒼莽莽不爲中原甃滑所中李公行事如其言山川然也

尊隱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即犖确第四時之榮木矚九州之神皋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傲民也已矣仁心爲幹

古義爲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杝藩枝葉昌洋不可殫論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倅民也已矣聞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夫日胎於溟涬浴於東海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閎照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不炎其光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皂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日之亭午乃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气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寶萬貨奔命涸寒喘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窒士天命不猶與艸木死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气與夢為鄰未即於牀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從山川來止于郊而問之曰何哉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醜類窳詐偽不材是輦是任是以為生資則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貴人故家蒸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窶人子篡之則京師之氣洩京師之氣洩則府于野矣如是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嘗之宗之孫見聞媕婀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桀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

矣風惡水泉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人攘臂失度啾啾如蠅虻則山中戒而相與修嫺靡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歗百吟一呻百問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簡焉偷活側焉徨徨商去留則山中之歲月定矣多暴侯者過山中者生鐘簴之思矣童孫叫譁過山中者祝壽耇之毋遽死矣其祖宗曰我無餘榮焉我以汝為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無餘怒焉我以汝為殿矣俄焉寂然鐙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是故民之醜生一縱一橫旦暮為縱居處為橫百世為縱一世為橫橫收其實縱收其名之民也壑者歟邱者歟垤者歟避其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寵靈史氏將不謂之橫天地之隱歟聞之史氏矣曰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酗民

不如一痒民也百痒民不如一之民也則又問曰之民也有待者耶無待者耶應之曰有待孰待待後史氏孰爲無待應之曰其聲無聲其行無名大要無蹊轍大患無畔涯大傲若折大痒若息居之無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後史氏欲求之七反而無所睹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謂之縱之隱

卷二　　仁和龔自珍璱人撰

古史鉤沈論一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皃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覝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彊武而允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

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攟其府焉裒其鍾簴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古史鉤沈論二

龔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亾而周亾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蹲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聯事三宅之事佚奭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厥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

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殁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蠭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偁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偁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偁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竊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

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
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
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
使王政不猜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
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
襍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耑明王事之貫因一呼一
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蘇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
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飭養慾以積
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
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
地天以觀逝六合之際無所不儲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
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

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史之亡也殷之亡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史之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鄭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絃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齊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

以歌者為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秝有顓頊秝有夏秝有商秝有周秝有魯秝有列國秝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秝敝不改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于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亦得坤乾於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泯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大史籀作大篆非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有三四形聲相孳于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彰蝌斗煥煥匪籀而倉蓋書章者文武而匪書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坿萇弘為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

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僞弘隋之妖　孽是徵亥之小雅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　雖頗間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　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　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儀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　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　方有占諗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　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　史也自肓以求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聽　彼奠世繫者能奠能守有庥諲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　之徒亦著帝繫姓後于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甚史之小功三　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　周也存亾續絕俾樞

紐也史有其官而亾其人有其籍而亾其統史統替夾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捈功大亦可崇也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厤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蹟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竢莊周僞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閒荀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意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朋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郎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督儒小生傅爲儒者流則喜傅爲孽

流則愠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詘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纏臂河洛惘周之將亾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按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褫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厤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爾縱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雅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叚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襍眞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

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歟願爲其人歟

古史鉤沈論三

龔自珍曰予大懼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嗚呼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蘗也史籀之蘗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

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栔木起剸紲者不作凡栔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攷文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割聞者不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栔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栔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攺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詩書春秋之文什五用叚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求不具之儲聚而晉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叚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籍令完具其於七十

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多岐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岐今也不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梨木之初之不廣憾兵燹之不祐憾俗士之疏而弗嗜古無以俟子予所憾日益下惡如何惡如何龔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甲

古史鉤沈論四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夫是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耇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

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朝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讐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瓏其詔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

其大政之名氏姜嬴任芊姒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頹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貞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醫卜之法其姓氏

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還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徽夫儒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夫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之賓籍闕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耄申公胥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姒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官或有續絕矣禮或有續絕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遯職此

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民其哀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王行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闈闥蒸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厠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與衆人爲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衆人也者駢化而羣生無獨始者有

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
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
炎惟太皞黃炎共工爲有允孫非古之凡民皆有允孫古之世
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
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
人生於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祿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
與共福祿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
明各家之流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壬癸之際胎觀弟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
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哲或愔人鬼之所不平卒不平於哲人之
心哲人之心孤而足恃故取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如正性命

醜忌妎曲忌直父亦妒子妻亦妒夫或以攻正性命細攻大貌攻物竊攻成側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側攻中將以求中名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刑容中刑絕細刑核道莫高於能容事莫修於見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辭卑大忍故所責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二曰好色何以同其原同也五倫之事天人互孳人天迭為始知不依之說者亦不恥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離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大亡大哀起於莞簟大薄蝕大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弟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拋三變一衷三變一衷核亦三變大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全或用

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弃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不以收易弃也言弃之積也忌人者謗以所反尊所恃也媚人者譽以所反絕所據也靜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爲之裘夏不益之火爲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庖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肅樂逆而聲雍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弟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迴域中之言有迴有以天爲極以命爲的有不以天爲極不以命爲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厤萬生死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

善報於而允孫是故夫有尺土之張則立宗爲先及其有天下師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祿於後昆嗚呼既報之後身又祿之身後不亦勸乎既報之於後身又芟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瞀而惟爲善之是堅大人之所辨言者三大憂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憂無故比虛無故迦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僞小僞不可安不如以大僞明於天下言僞忠禁僞教德僞情道僞聖禮僞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耑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識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僞有名恥無實僞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

勝有名僞無名霸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霸果何獲勝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說什之一無說什之九無說什之一始有說卒無說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很忌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爭之萬人爭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皃矣或誠守之萬人守其蹊矣女子十五避男子於閫牖惡也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非惡也惡之謂之有說非惡而惡之謂之卒無說萬物名相對者執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影相嚴執不相待分不相職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嚴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讐而已矣相讐也故有辨相倚相讐也故有煩惑狂亂有煩惑狂亂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

無所否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爭亦與爭麟鳳能游肖翹之族而與蛾蠓辨或覩爲細也或覩爲巨也或覩爲神怪也同則是異則是同同則是異異則是是則是非則是乖則是合則是渾而大圜其精如不完其兒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恒完兒恒全名一守一爭一曰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有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盛德有福者憂患避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亦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亦必勞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無算數出亦無算數入亦無比迾出亦無比迾雖則用智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而食患不忍用智慧焉而

褻或則介憂而胃悲不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孛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壬癸之際胎觀弟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死名之於其生死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客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消濁靈蠢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有天有上天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生也在上天其死也在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俑天天故爲羣言極

壬癸之際胎觀弟九

羣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羣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返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言曰返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蠢也者靈所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

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蕢桴中言宗廟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臚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揄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般有我將般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爲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弒其君蓋施教

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尚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是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扉俾殷禮咸秩無文是八政之祀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無斁其康事當是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

哉公劉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斁其康事太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譣乎天洛誥之終篇稱萬年焉般時邁之詩臚羣神焉春秋獲麟以報端門之命焉禮運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棷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

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爲據亂而作以中古爲升平若春秋之當興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爲三世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橈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乙丙之際塾議弟十六

有匹婦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於貨夫貨未或細也未或毁也

以家計慮其少以域中計尚慮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䘏族任者以急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千萬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劾之畜貨之流則官司鑰之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吏民便之其敝也貝專車不得一匹麻有金一斛不糴掬粟又其敝也丐夫手珠玉道殣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是故博食之原畜食之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別乃急匹婦之急矣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黍陶鐵筐筥桑柘葛苧蔬韭木實藥草牛驢馬豬羊雞魚蒲葦鹽酒筆楮使相當其名田者賦於

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堡終身毋□音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袵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慳惜非貨焉貧民所歆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請定後王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

乙丙之際塾議弟十七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蔀儲厤編年月書日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皃言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謀敎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烈言祥言天道或諭或不羣史之世言也羣史之法頗隸

太史氏不見逃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日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厤不言凶災日食爲凶災孰言之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之羣臣博士言之詩人之指有鬱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詼怪連犿褋採旁寄高吟未可爲典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之所防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諱咎時君時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義以交相儆也厥意雖美不得闌入孔氏家法曰古之公卿師保大臣太史氏不欲借天象儆人君歟曰立言各有緒立教各有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矣大臣者探本原以奉君過言有詼殉旁飾譽言故愼毋借言矣夫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

而疵癘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占驗途傳之言取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目爲凶災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厤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誣與誘於是災有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當儆人君人君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誣與誘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其愼毋借言後之擇言者何守載筆治厤守春秋言咎徵守箕子

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說文示字謂日月星爲下垂之象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暘雨寒風應之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爲日抱珥月暈成環玦星移徙彗孛

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之類羣史所識有其占論之書今也亾之古也有之韓辭所稱亦若是而已矣而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兆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爲民賊漢臣治水必遺地讓水乃後世言鳥有弃上腴出租稅之土以德魚鼈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而始議塞竇闔門也與水利莫如殺水勢殺水勢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爲田問田之爲官爲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戸部矣問徙此

田如何則非具疏請不可大吏憚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曾而然賦且上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漊之古松江長泖斜泖之古咎坐此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爲泥塗泥塗變化亦爲水官不徙之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壖海之陬太湖之濱汝潮之所鼓盪葑之所爛鳧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闚眉睫之利不顧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訶報及議升科者舉之乘無事之季刪無益之淵徙無淵之冢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五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誦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廬衣文繡而不聞德音不如服毳鞬居

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閒館而不進元儒不如闢牧藪槃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戴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人入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責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顑頷歟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覘國哉

述思古子議

聞之觀古子觀古子聞之聽古子聽古子聞之思古子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強之使言菀菀然不知將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

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種種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擬顚到如醉如寐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爲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丱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說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知說經是爲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彊之爲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錮者天下之父兄爲之父兄咎功令宜變功令變之如何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咿嚘不定唱歎蔓衍以避正的宜斷定每條毋逾若干言以爲式其不能對則莊書末册二字以爲式如此則功令不縟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

不偽至於說經則老季教學之先生爲之成人有德者爲之髦丱姑毋庸私家箸述藏名山者爲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之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歎莫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

保甲正名

嘉慶十九年冬奉

上諭行保甲法大吏下其條目於所司大略云懸牌於門書長若幼之姓名年齒有習邪教者準五家首之無則五家連環具甘結地方官一歲兩次編稽核之申報上司龔自珍曰此周禮相保法也相保猶相受相賙相賓也非保甲法保甲法孰爲之宋臣王安石爲之其條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陳嗚呼周禮固無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戰陳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則無此文保自保戰自

戰不得合爲一傳曰家不藏甲卿大夫之家尙不藏甲編戶齊民何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旣養民以衛民矣事勢畫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衛民當尊君親上問辨犬田器而已宋臣呂祖謙之箋周禮曰五家相保則奇衺不混迹其中王守仁之與父老約曰孝弟謙和曰謹門戶曰門牌不實不盡者皐家長如此而已夫射雖六藝之一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猶書數居六藝之二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書數乎哉十家環堵宴然爲地幾何何以爲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計瑣屑鄉飲讀法近世尙以爲煩擾不足行安得講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盡東南竹箭不能給弓弩之材十家二丁謂之兵乎謂之民乎謂之民則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農不賈以習戰必亂民也謂之兵乎則不如明增兵額是故安石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眞

行則明季以來閩粵械鬥之風宋世各有之不但閩粵且偏寰中寰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無曾試之者

聖世所用實是周禮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問曰王安石口信如人口譏議者邪答曰何爲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舉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

地丁正名

國朝有實則堯舜而名則漢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賦以田計也關市曰稅以貨計也口賦亦曰賦以人計矣以田計者上古法以貨計者中古法以人計者董仲舒曰商鞅法實禹則曰實漢法我

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并入地賦有賜蠲賜緩賜賑而無賜復寰海之內無一人不復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簡焉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我

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實也其實如此其名未改即鈔搢紳書仍衔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正者此也或問之曰我　朝取於民者輕前古遠甚鄉愚無見聞又不讀史則不知　朝家百典千式萬官億條例所出視前古豐殺汚隆何如也告之曰　國家萬年毋敢議所以嚴於入者然而不禁議所以嗇於出者僕嘗私憂焉又私議焉玆不宜也

撰四等十儀

凡生民四禮之盤辟高卑遲遫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曰坐二曰立三曰跪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

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凡常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坐臣亦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主坐臣立

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攷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坐謂之三獨坐　他若賈生夜見孝文爲之前席王常有功光武詔其離坐戴憑說經於東京正旦有奪席之榮范志尸位於北宋宰相有微坐之辱若斯之類蓋繁夥矣

二曰主立臣亦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春秋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　周禮天揖

同姓士揖異姓時揖庶姓又大僕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鄭
元說之曰王既立許慎說文解字曰位从立
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書顧命凭玉几　康王之誥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又
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他若興羣臣決事徵秦皇之
本紀倚立求決徵梁武之詔書語其主則非令語其世則去
古未遠

大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臣
立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

面而立　太史公書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陳西面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陳東面西鄉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叔孫通傳曰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漢官儀曰司徒
府中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如古外朝以決大事也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　朝士掌建邦
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立臣拜主立臣拜載籍繁不
可具徵也
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立臣拜起仍就

列大戴籍繁不可具徵也

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大臣大二曰主坐臣坐

一曰主大臣大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徵曰國語曰禮之大成者爲飫

二曰主坐臣坐主坐臣坐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裔官纂而志之云

祀典襍議五首

一昔者人倫之始五品之事實大聖之所造一飲一食猶思報本曠非聖之百姓曾是人倫攸始而無報邪今法於古之聖人既皆報之矣黄帝堯舜禹湯則於歷代帝王廟文王則於傳心殿武王則於帝王廟孔子則於學后稷則於壇臯陶伯益伊尹

周公則於帝王廟之東西廡獨契無祀議者爲之說曰契當祀矣無祀之之處稷契之孫皆有天下商周之王坐於堂反令其祖配食於廡不便是故祀稷於壇則不復於廡契則闕之廡之曰稷契之在廡配堯舜非配商周也子孫身爲王坐於堂祖不身爲王坐於廡奚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無嫌複祀又一議曰今法各學有崇聖祠褒孔子五世而契爲孔子之太祖宜升契於崇聖祠正坐南向肇聖王以下五依配享東西向斯言也猶賢於闕之之說

一今法自京師及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爲立祠祠之之徒曰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祀是第四弟五星吾曹仿周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祿而

已邪言甚鄙不可以爲訓又曰帝君卽張星也又曰梓潼神姓張名亞子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爲二十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梓潼張亞子見於小說家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不足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說者屢變屢遁而卒不相合要之三言皆不中律令帝君之偁出於符醮書詞家益悖律令官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姍笑宜罷之

一案會典歷代帝王廟見在配享名臣若干謹係其應增入者十八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稷　契

夏增羿

商增伊陟　甘盤

周增共伯　和伯　共和是二人非一人予別有攷

漢增霍光　趙充國　東漢增杜喬　李固

宋增王旦

遼增耶律隆運　蕭翰

明增劉健　王守仁　熊廷弼

此十八人者或佐創或佐守或佐中興或仕末造不宜闕至於歷代之臣有盡瘁末造者雖於厤數無補其人可重應否增祀宜付禮臣更核議

一今法自太學至府州縣學祀孔子為先師孔子弟子配享在位皆曰法備矣禮其彌矣歷千有餘載而莫之或思也竊嘗攷之三代之遺文在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

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在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以教諸侯之德周官大司樂曰凡有
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皆周禮然則孔子以
前固嘗有先聖先賢先師矣創物前民曰聖躬行孝弟曰賢守
文抱道曰師皆蔑之是曠神祀而違經典也難者曰宰我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以前先師
賢人可以廢黜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貢以爲
焉不學孔子雖大聖大聖亦尊古者也正考父定詩以傳恭偁
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三
代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夘本皆孔子之
志也聖者雖有天下功德爲百世祖猶且考三王存三統奉二
王之後與巳而三冊是儆弃以章文質循環之大本孔子以布

衣修百王之業總羣言之歸承羣聖之後尙不自是則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問樂於師襄同時之人折節相師不有前事聖將安託夫以孔子爲海而先賢先師則河也以孔子當興王而先賢先師則二王也若之何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藝之文者皆太主於孔子之堂於東於西啻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以前之聖賢孔子奪其祀夫非孔子之所安也竊謂宜別立先賢祠自京師始逮各行省每府一祠用少牢攷孔子以前之有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時之賢人君子非門弟子者坿焉方今休隆時正宜差等百王攷鏡羣籍召萬靈之祐錫九流之福傳曰吉祥善事其斯之謂矣難者曰德有代興運有代去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祀稷而廢農古也有徵應之曰古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日食則以朱絲係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義故曰神主說祭法之文者曰湯七年旱時所爲也湯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徵今先聖先賢先師未嘗降虐於下民帝王安得而變置之乎

一祭法之變廟制之變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漢有高祖有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東漢有世祖有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所謂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舊諸帝有謚而無廟號六世卽壇墠者也有唐一代諸帝盡有廟號盡爲宗天子崇古來未有之孝亦應創古來未有之禮旣皆在不祧之列矣自唐以來大抵宜合爲一廟有一帝則增一主四時之祭宜皆曰大祫韓愈以下諸家議祭禮援引禮記曰迭毀曰壇曰墠曰三昭三

穆曰烝室曰祫曰時祭曰祫祭之年皆不中當代法令此千古
禮法一大變禮家所宜知也

答人問關內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爲萬世法關內侯是矣漢既用秦之郡縣又
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
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太天不
兩太何廢何太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
然且相持相氐卬徘徊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
朝而後大定關內侯者漢之虛爵也虛爵如何其人揖讓乎漢
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漢相公卿無社稷之祭無
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偃賈誼鼂錯之謀無所用漢待
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吳楚七國矣後世待

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輔文臣也依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名號食邑數千戶而不生殺其戶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嬗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龔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內侯法也惜乎其猶多僭銜茅苴荊申之名之擾擾也我

聖祖仁皇帝既平吳耿大逆雖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內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予俸無官受世職俸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為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內侯也且夫自我 朝以

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封夫支孽盡封則國祚愈長久愈窒礙難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盡封必速亡不盡封則子顏子帶之倫伺肘腋以怨非上冊也如皆獲虛爵如漢關內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　朝之制除開國功王襲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　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差至四品閒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與制皆善　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窒礙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問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以抵古之食邑戶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肯士言於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問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曰皆善矣自

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親王以下貝子以上其戸下五旂包衣之人見王如家奴見家長之禮包衣之女許親王等揀選爲媵妾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通於朝